

“五泽十二水”系列之七十：“人文逢泽”(21)

文/图 马学庆



文雅台上说孔子

文雅台

【阅读提示】

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时代,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、群星闪烁的时代,这个时代在世界上被称为“轴心时代”。此间,中国诸子“百家争鸣”,学派纷呈,是影响历史进程与世界文明的大事件,宋国是“轴心时代”的世界文明重要策源地之一,是古代中华“百家争鸣”的学术中心。当时,以宋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的文化圈内,出现了庄子、墨子、惠子、宋子为核心的本土大家,更出现了祖籍宋国的孔子、流寓宋国的孟子、修道宋国的老子等大家,他们在商丘的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在逢泽泽畔也留下了很多令人回味的故事。

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,孔子与商丘情缘颇深。清康熙《商丘县志·圣迹》载:“孔子般人也,当为宋人物之首。”孔子祖籍宋国,妻子和弟子原宪、司马耕皆是宋国人;孔子曾多次到宋国学习殷礼,还乡祭祖,至今商丘夏邑有还乡祠,永城龙岗有孔子先代故里碑;他在周游列国时过宋,曾遭遇宋城遇险、匡城被围、芒砀避雨等事件,亦有孔子寄岗鼓瑟、孔子让道、子路问津、石门富贤等传说故事;孔子33代嫡孙孔德伦迁居宁陵集并形成孔氏宁陵派。因此,商丘是孔子的还乡祭祖地、学礼之地、娶妻之地、周游列国行经地、后世定居地。至今,商丘境内有多处与孔子有关的名胜遗迹。

微服过宋习礼仪 桓魋伐木驱孔丘

对喜欢看电视剧的观众来说,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应是耳熟能详的,由此皇帝微服探访民间疾苦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,“微服”也成了时髦的词汇。然而,虽说是微服私访,但剧中的主角个个是衣着光鲜、前呼后拥,生怕别人不注意。这和微服的原意“改穿便服以避人耳目,把自己混同于普通人”相距甚远。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宋国,曾发生孔子“微服过宋”的故事。当时的孔子微服穿着可谓简朴至极,以至于被人称为“丧家之犬”。

在商丘古城南湖的东南角,有一处名曰“文雅台”的古迹,这里就是当年孔子微服过宋并在此讲学的旧址,“相传即其故处”(清康熙《商丘县志》)。据载,孔子在宋景公二十五年(公元前492年)从曹国来到宋国,在宋都东门外的檀树下与众弟子一边习礼讲授儒学,一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。宋国司马桓魋闻讯后,想起孔子谴责他的事情,桓魋铺张实行厚葬,将原来的木椁改为石椁,孔子对此大发议论,“孔子在宋,见桓魋自为石椁,三年而不成,工匠皆病。夫子慨然曰:‘若是其靡也。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。’”(《孔子家语·曲礼子贡问》)为此,桓魋一直怀恨在心。孔子正好送上门来,于是他派人伐倒大檀树警告恫吓。孔子以为桓魋要加害于他,仓皇带领众弟子离开宋国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还原了当时的情景:“孔子不悦于鲁卫,遭宋桓司马将而要而杀之,微服而过宋。”

孔子离开宋国,害怕桓魋在半路上截击,改变南下赴陈的路线而西行去郑国。《孔子世家》:“孔子去卫,过曹,适宋,又过郑,遂至陈。”为了缩小目标,他们都穿上普通百姓的衣服,分成几组秘密潜行。到郑国后,孔子与弟子们走散了,独自站立在外城东门外。有个郑国人对子贡说:“东门有个人,他的额头像唐尧,脖子像皋陶,肩膀像子产,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,狼狽不堪,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子贡找到孔子,把原话如实转告给老师。孔子听了奚落之言却欣然笑道:“他形容我的相貌,不一定对;不过说我像条无家可归的狗,确实是这样啊!”如今,在永城夫子山上,雕凿有“宋人伐木”“微服过宋”两个故事的绘图,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学说的不易。

司马谗言毁圣人 景公问政兴宋国

桓魋将孔子驱逐出宋国,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他害怕孔子在宋国得宠危及自身地位。孔子与宋景公原系同宗同族,清康熙《商丘县志·孔子传》:“孔子,本宋人,宋公微子之后。”宋景公知道孔子闻名天下,门下有数十名文

武兼备的弟子,想把他们长久留在宋国做事。而桓魋却怕孔子师徒来后会取代他的权势,对宋景公说:“孔丘在鲁,父母之邦,官为大司寇,兼摄相事,位极人臣,然而却要辞官出走,可见其野心非小。他在卫国五年,卫灵公对他敬而不用,可见卫国看透了他。宋不及卫大,不若鲁强,孔丘师徒不速而自来,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?”宋景公说:“孔子是当今圣人,哪会做犯上作乱之事?眼下宋国正在用人之际,有他们这一班文武干才,岂不可以对外征战,对内安邦?”桓魋说:“我主若收纳孔子师徒,委以重任,他们一旦发起难来,谁能抵御?这无异于引狼入室。”

宋景公最终还是接见了这位年近六十、声名显赫的同胞,并从几方面问政于孔子。孔子说:“邻国互相亲善,和睦相处,国家就不会消亡;国君施惠百姓,臣民忠于国君,就会多得城市;不滥杀无辜,不姑息罪人,秉公执法,百姓就会对国君绝对信任;礼贤敬士,俸禄优厚,士人都会竭忠尽力;尊敬上天,就会季节适宜,风调雨顺;崇尚道德,讲求礼仪,圣人就会自动上门报效;任贤使能,惩罚奸佞,官府就会得到治理,官员就会清正廉洁。”孔子类似君主集权的想法,无疑会对桓魋的权力造成威胁。后来,桓魋竟不经宋景公同意,带领人马去威胁孔子。当时弟子见状,曾催促孔子说:“先生,快走走吧!”孔子为了掩饰桓魋赶他的窘迫,振振有词地对子贡说:“天赋予我拨乱之使命,授予我治世之能力,桓魋这样的人能奈我何!”即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!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结果孔子被赶出宋国,宋景公快快不快。

流年浅唱文雅台 先师行教遗迹

在流年浅唱、花落无声中,孔子将故事印映在时间的影子里,于文雅台的神韵里讲述着曾经的趣事佳话。据管理、义工孙玉英介绍,文雅台四周沟池环绕,台上原建有祭孔祠宇100余间,大门东侧院内有桓魋伐檀挖树的“檀树坑”。坑边原建有两层六椽挑角重檐“习礼亭”,亭内有一石刻孔子行教图碑,传为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。亭的六面有六块横碑,传为赵孟頫书。清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郡守胡国佐曾重修文雅台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先后在文雅台办小学、火柴厂、敬老院等,六角亭被拆除后又重建。2004年,政府拨款恢复了大门、前殿、习礼亭及围墙等。如今,文雅台分为南北两进院,北屋门前是著名的伐檀池,池内植莲。现存孔子石刻画像残碑珍藏于睢阳博物馆。

后人认为这里既是孔子行教处,又是西汉司马相如等文士的游览胜地,颇有文雅之风,于是称之为“文雅台”,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流传于世的有关文雅台的诗作很多,如明代雍雅有诗《文雅台》行吟:“百代遗迹未泯茫,万年吾道日重光。至人神化脱夷险,监子狂迷肆陆梁。西向汴堤垂柳医,东流睢水野鸥翔。我来吊怀古先哲,何处司城有旧乡。”清代刘德昌亦有诗《文雅台》:“天下崇文庙,睢阳更有台。畏匡缘继往,习礼自开来。亭敞倚清沼,碑丰绣绿苔。整容瞻圣像,使我重徘徊。”清代刘榛有诗《文雅台歌呈梁紫介夫》:“此地昔径先师辙,斯须不忘记不辍。司马接踵圣迹绝,于今独有古时月。”这些诗作传承记忆着孔子在商丘曾经行踪,及文雅台所承载的厚重文化内涵。

衣裳之会

春秋时期,诸侯会盟有两种方式:一是为了方便或防止意外的事情发生,都带兵车,称为“兵车之会”;二是为了彼此信任,怕带兵车会引起别人怀疑,便约定不带兵车会盟,称为“衣裳之会”。《谷梁传·庄公二十七年》说:“衣裳之会十有一,未尝有歃血之盟也,信厚也。”但也有国君背信弃义,心怀叵测,答应人家进行“衣裳之会”,到时候自己却暗中带兵车作以埋伏,会上对人家搞突然袭击。忠厚仁义的宋襄公就曾因此上过一次大当,差点儿亡国。

周襄王十二年,宋襄公谋得小霸后,见小国诸侯中还有很多不服,大国诸侯亲近求远,与楚国结盟,便不惜重词厚币,求诸侯于楚,约楚成王和齐孝公相会于鹿上之地,商议会盟之事。当时楚成王和齐孝公都答应了,约定效齐桓公衣裳之会,不以兵车,以宋襄公为盟主,择定日期于宋国的孟地举行诸侯会盟。但楚成王包藏祸心,另有打算。

至秋七月,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,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向宋襄公进谏道:“楚,蛮夷也,其心不测。君得其口,未得其心。臣恐君之见欺也。”襄公不以为然:“寡人以忠信待人,人

连载

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

刘秀森



岂忍欺寡人哉?”不听目夷之言,传檄征会。先遣人于孟地筑起坛场。

目夷又进谏说:“楚强而无义,请以兵车往。”襄公说:“寡人与诸侯约为‘衣裳之会’,若用兵车,自我约之,自我堕之,异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。”目夷便说:“君以乘车全信,臣请伏兵车百乘于三里之外,以备缓急。如何?”襄公说:“你用兵车,与寡人用之何异?必不可!”

临行之际,襄公又恐目夷在国内起兵接应,失了他的信义,要目夷同往。目夷说:“臣亦放心不下,正好想同去。”于是君臣同至会所。

陈穆公款、蔡庄公甲午、郑文公捷、许偃公业、曹共公襄五位诸侯陆续而至。楚成王熊旆最后才到。登坛后陈牲歃血,推盟主为尊时,楚成王毫不客气地立在第一个位次。宋襄公要和他辩理时,他的臣子成得臣、斗勃卸去礼服,现出重铠,招来跟随楚王前来的千

把兵士飞奔上坛,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,指挥甲士,掳掠坛上所陈设的玉帛器皿之类。楚王拿住了襄公,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掠掠一空。宋襄公随行车乘,皆为楚有。然后,楚成王带领人马,押着宋襄公杀向睢阳城。

宋国这边,幸亏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坛逃回了睢阳,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襄公被劫一事,公孙固建议让目夷暂摄国政,然后部署守城。

楚王大军到后,目夷和公孙固已把一切都部署好了。楚军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,楚兵多有损伤。连攻三日,楚军没占到便宜。楚成王要杀宋襄公,成得臣道:“王以宋襄公杀鄆国国君祭河神为宋罪,今杀宋公,是效尤也。杀宋公犹杀匹夫耳。不能得宋,而徒取怨,不如释之。”楚王说:“攻宋不下,又释其君,何以为名?”得臣说:“臣有一计。今不与孟之会者,惟齐、鲁二国。齐与我已两次通

好,且不必较。鲁礼义之邦,一向辅齐定伯,目中无楚。若以宋之俘获献鲁,请鲁君于亳都相会,鲁见宋俘,必恐惧而来。鲁、宋是葵丘同盟之人,况鲁侯甚贤,必然为宋求情,我因以为鲁君之德。是我一举而兼得宋、鲁也。”楚王乃将兵屯于亳都,用宣申为使,将卤获数人,去曲阜献捷。其书云:“宋公傲慢无礼,寡人已幽之于亳。不敢擅功,谨献捷于上国,望君辱临,同决其狱!”

鲁僖公明如镜,来至亳都,奋然说:“盟主须仁义布闻,人心悦服。今楚王恃兵车之众挟执上公,有威无德,人心疑惧。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道,若坐视不救,惟知秦楚,恐被天下诸侯耻笑。楚若能释宋公之囚,终此盟好,寡人敢不惟命是听!”众诸侯都说:“鲁侯之言甚善!”于是便于亳郊筑盟坛,期以十二月癸丑日,歃血要神,同赦宋罪。成王执牛耳,宋鲁以下,次第受敬。襄公敢怒而不敢言。

事毕,诸侯各散。公子目夷亲自带人将宋襄公接回为君,好歹算是保住国家没亡。这便是当时的一场“衣裳之会”。

后来,“衣裳之会”便成了成语。例句:明代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第18回:“君奉王命,以临诸侯,安用兵车?请为衣裳之会。”(82)